



穿行阴晴圆缺中

改编自游戏《阴阳师》，由陈国富、张家鲁监制，李蔚然执导的东方奇幻电影《侍神令》将于牛年大年初一公映。影片近日发布“月相”版海报，清明、百施、卷沐等主要人物的线索细节隐藏在月相的阴晴圆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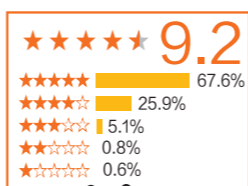
这系列海报以阴晴圆缺的月亮为背景，串联起八大主要人物不同的角色心境。陈坤饰演的清明一头银色长发，取蛇伫立，看似离经叛道，其脚下大蛇的眼睛却暗藏玄机——白衣清明隐藏其中，一如其身后明亮的满月，寓意他心怀大义心志坚定。周迅饰演的百施则置身符咒之中，手持法杖英气十足，体现她阴阳师掌管的身份。大师兄陈伟霆身后的血月和正在封印的红色巨手，以强烈的视觉反差暗示着他正那难辨的身份。

影片也首度曝光其他人物的线索。屈楚萧饰演的袁柏雅伫立桥头，王丽坤饰演的桃花妖心怀守护，沈月饰演的神乐萌力十足，王悦伊饰演的蝴蝶妖八彩灵气逼人……月相之外，海报中蕴藏的大蛇、符咒、封印、红伞、竹林等丰富细节也耐人寻味。

电影《侍神令》改编自游戏《阴阳师》，讲述了阴阳师出身的清明与妖结缘侍神令，穿行于人妖两界，因妖皇即将再度降世的危机，与曾经立下誓约的百施重逢。二人看似反目，实际羁绊颇深。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清明发现自己半人半妖的身份竟成为这场灾祸的关键……片中清明与百施在人界妖域间追踪、穿梭、交手，视听效果令人耳目一新。



爱情为何会消失？



鉴定对象：《大江大河2》
播出平台：东方卫视
文/龚卫锋



人们时常把更多的关注投向舞台上的人。在《大江大河2》这部反映改革开放进程的剧集里，“台上下人”毫无疑问是国有经济代表宋运辉、农村集体经济代表雷东宝以及个体经济代表杨巡。

但“台上下人”同样重要。若把宋运辉、雷东宝、杨巡看成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战士，那他们的家人应是后方的最强补给。宋运辉的背后是曾为他带来快乐的妻子程开颜；雷东宝的背后是为他奔前走后、不离不弃的妻子韦春红；杨巡背后是为他找全村民借遍钱办市场、连胃病都顾不上治疗的母亲。韦春红和杨巡母亲的付出都产生了正面影响，相比之下，程开颜就没那么幸运。第二部中，她一路追随宋运辉来到东海，两人却渐行渐远，最终离婚收场。

复盘程开颜与宋运辉的感情，不免让人一声叹息。程开颜曾是自信的、作为金州厂厂长的女儿，她对技术员宋运辉爱得热烈，“灰猫CP”曾美煞旁人。但结婚之后的十年里，宋运辉一路进步，从技术员晋升到东海厂副厂长，程开颜却没有任何变化。两人在这段关系中的地位逆转，让程开颜心态崩塌，成了一个因自卑而无理取闹的女人。在《大江大河2》后段，一场饭局成为这段婚姻的转折点。程开颜看到宋运辉和梁思申因工作而讨论得热火朝天，自己却插不上嘴。宋运辉回到家后，程开颜表达了自我的崩溃：“你一直在进步，我早就配不上你了，你也早就嫌弃我了。”

程开颜的自卑也源于宋运辉对她的态度。在“技术宅”宋运辉心中，事业比家庭重要，他无法顾及妻子的情绪，夫妻缺乏最基本的沟通。程开颜感受不到宋运辉对她的尊重：“从我第一次没学好日语，你就再没有跟我讨论过学习的事情了。从我会计证没考好，你就不跟我讨论工作的事情了。我到东海来工作，认识了一个攀关系的隋春风让你知道了，你连朋友都不让我交了。”在她心中，宋运辉切断了她和外界的联系，连这个唯一的倾诉对象都“背叛”了她。她的自卑演化为孤独，孤独又转化为绝望。

家人的态度也将这段关系推向尽头。程开颜家人把宋运辉看成一支“绩优股”，他们都指望着一支“绩优股”。但一身正气的宋运辉起势后未能兑现期待，这份亲情也因此消耗殆尽。宋运辉把对程开颜家人的反感转移到她身上，程开颜也因宋运辉与父亲争吵而更加失望，爱情和亲情便在这些拉扯中消耗尽了。

有人说“男人的前面是世界，女人的前面是男人”，将这句话奉为金玉良言的宋运辉和程开颜无法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宋运辉很孤独，他就像独自上场的战士，为事业战斗；程开颜也很孤独，她的生活中除了一个男人，啥也没有，这个男人还整日不着家。人，生而孤独；因为有爱，便不再孤独。但爱会消失，对不对？



感人片段 组装不成好电影

鉴定对象：《送你一朵小红花》
上映日期：2020年12月31日
文/胡广欣

《送你一朵小红花》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影院贴片预告了，两条先导预告片都选择以易烱千玺的表演特写为主要内容。上映后看了全片，基本验证了我之前的预感：电影最大的亮点就是易烱千玺的表演，故事则平庸苍白。

据说一部分观众看完《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大呼上当，他们本以为这是一部抗癌电影，没想到却看了两小时少年少女谈恋爱。本质上，《送你一朵小红花》就是一部青春片，生死话题只是调料。这样处理当然并无不可，问题在于电影的风格在现实主义与浪漫爱情题材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导致观影时的割裂感。电影前半段着重描写少年少女的爱情萌芽，故事节奏轻松活泼，尤其是韦一航和马小远在城市里的“模拟旅行”，成为前半段的高光时刻。片中的两家父母也并非“中国式父母”，他们对待孩子恋爱的态度十分开明，并因此制造出不少笑点：比如韦一航父母会打赌儿子有没有约会、父母二人在窗台偷看韦一航与马小远道别等。

可惜的是，电影中段急转直下，突然陷入类似于《我不是药神》的沉重氛围，出现诸如韦一航父母为儿子的病节衣缩食、抗癌病友在绝望中互相扶持等情节。当中也有一些能煽动观众泪腺的场面，比如韦一航无意中撞见父亲做网约车司机，父亲笨拙的背影让他红了眼眶。如果能把握情调拍好倒也不错，但问题是，电影风格在后半段又出现一次反转：马小远和韦一航突然来了一场韩剧式的生离死别，把电影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一丁点现实性又消解了。

没错，影片的现实性只有那么“一丁点”。因为哪怕是在最严重的段落，电影也缺乏对生死话题的深入探讨。还记得韦一航和马小远向各自告白的那一幕吗？马小远用排比的方式告诉韦一航“众生皆苦”的道理：你看那位阿姨，她孙子丢了，很惨；你看那位大哥，他是聋哑人，还要送外卖，也很惨。整部电影对苦难的呈现就在列举和排比的层面，先是拍了抗癌人士亲情、友情、爱情的生活切面，却没有挖掘和提炼。诚然，这些切面不乏闪光点，比如有一个贯穿全片的贫穷父亲角色，他倾家荡产为女儿治病，女儿死后，他坐在医院门前双眼失神的画面让不少观众动容；又如韦一航父母为了回答韦一航“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的问题，特地录制了一天生活vlog，这段情节笑中带泪，颇有巧思。但闪光点散落在电影各处，缺乏连贯性，看起来便是为鸡汤而鸡汤。

更何况，明明应该是女主角的马小远几乎完全沦为工具人，她负责引导主角韦一航的成长、触发剧情的深入探讨。还记得韦一航和马小远向各自告白的那一幕吗？马小远用排比的方式告诉韦一航“众生皆苦”的道理：你看那位阿姨，她孙子丢了，很惨；你看那位大哥，他是聋哑人，还要送外卖，也很惨。整部电影对苦难的呈现就在列举和排比的层面，先是拍了抗癌人士亲情、友情、爱情的生活切面，却没有挖掘和提炼。诚然，这些切面不乏闪光点，比如有一个贯穿全片的贫穷父亲角色，他倾家荡产为女儿治病，女儿死后，他坐在医院门前双眼失神的画面让不少观众动容；又如韦一航父母为了回答韦一航“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的问题，特地录制了一天生活vlog，这段情节笑中带泪，颇有巧思。但闪光点散落在电影各处，缺乏连贯性，看起来便是为鸡汤而鸡汤。

诗人，“持”也

洞见 诗可以“持” 林岗

性过度不中节的行为。这就是“不失坠”、“不暴去”的意思。孔子论诗之用，有“兴、观、群、怨”的四用说，看来应该再添一用——诗可以“持”。这个中国古代诗论的“持性论”简直可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诗净化灵魂的“净化论”交相辉映。吟诗赋志可使人行不失坠、性不暴去，这是指诗人而言，写诗的都是好人，正如悲剧并不能保证每一观众的灵魂都得到净化一样。它们只是指出写诗有持性情的作用，欣赏悲剧有净化精神灵魂的作用。这都是昭彰在理的，但具体落实到个人，还要看其生命底色如何，不可过于拘泥。

心志在诗

唐蒙兄之写诗实是深契古人，是“持性论”的好样板。通过写诗来露才扬己对唐蒙来说毫无意义，此种传统文人的伎俩在唐蒙身上简直可以忽略不提。因为他的职业要求乃是在于社会建功立业，在区区文字之间。如论他写诗的初心，一言以蔽之，是将写诗作为养性进德自勉的方便法门。《怡兴集》收有唐蒙最早的诗，写于1994年。正如所知的那样，

在出走中追寻答案

刘聪

在观察与回忆中思索生命的意义与本质。回忆性的讲述总会让人感受到记忆的模糊与暧昧，当马玮回忆起罗一枪在冷饮店里与人斗殴的事件时，他记忆里的罗一枪是将刀子插进了别人的体内，而朋友们却告诉他，刀子被插在了罗一枪自己的胸口。随着叙述时间的前进，这个由记忆上的分歧所产生的疑问却没有答案。少年时眼中从深圳回到湖州的罗大炮，似乎无限风光，直到多年后马玮到了深圳，才明白罗大炮艰难的生存境遇，罗大炮的人生，成了主人公命运的暗示性先导。这种记忆上的模糊也就造成了马玮日后始终无法摆脱的疏离感：与亲友疏离，与城市疏离。被卖到湖州的翟先生家中做妻子的女学生罗一枪，在日复一日的忍耐中

传名篇的示范影响，乃至于惯常意象、习见遣词都会随之影响你的精神品位和志趣教养。你的心志在诗，当然就重精神，见轻财物。人生百年雁过留声，何必如蝶逐花上下轻狂之理，不待耳提面命，不待三令五申，恰如由诗入悟，自当了了然于心。杜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有心之诗人感受这个伟大的诗传统的最好形容。诗之特性，其善大哉。

写诗养心

2000年唐蒙奉调揭阳市，翌年春天当选揭阳市长。他有感写诗，留下自己的心迹：“为人处世德作领，干事创业民为秤。勤政奉公铭心底，慎独慎微常自省。”这首题为《民为秤》的诗朴实而语不惊人，但我相信它是唐蒙内心境界和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我还记得他从揭阳奉调回到省府之后，有一回同学见面，我问他外地做“父母官”的感受，他讲了社会上一些现象而自己“慎独慎微”的故事，至今记得。除了公务应酬，他是闭门谢客，以写诗养心，以散步健身，做落拓坦然、心有百姓的好官员。人生路上，诗成了唐蒙精神上的“伴侣”。有这位“伴侣”的

归故里，光耀门楣

而归故里，光耀门楣，而作为长兄的马玮则因为长期缺席家庭而变得“像是虚拟的角色”。又因对于都市的疏离感，他成了局外人。小说中反复提到了《老人与海》。事实上，人的确是敌不过神秘莫测的大海的。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如若没有神明的助力，早已丧命于海洋之中了。《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最终获得的只是一副鱼骨，他出海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出花园记》中的主人公罗一枪，陈静先沦落成了通缉犯，罗一枪失踪了，作为讲述者的马玮被驱逐出城中村，思索者一直以没有定论的命运。陈再见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亲手将他建构起来的这座颇具传奇与神秘色彩的高楼给推平了，一切意义并未停在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



护卫，任何路途上的荆棘与陷阱都不能使他忘却自身的使命与人生的方向。揭阳之后，他的历练更加丰富，见到的人物和走过的地方更多。唱和之外，他几乎是见物有诗，每地必志，正是古人“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之意。《诗者，持也》三辑“瞻仰圣地”、“喜看南粤”、“放歌神州”，记录他走过山山水水的登临感怀，时见真情，时有好句。唐蒙填词多自新辞入诗，以口语入诗，与晚清诗人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作诗主张，隔代而同调，令我称奇。唐蒙从一钱退居，将自己历年所作，又选成一部《诗者，持也》。他嘱我写几个字。展卷在手，忽悟我不知不觉，告别校园已四十春秋。余不能诗，但读老同学之作，欢喜有之，感慨有之。匆匆数言，是为序。



作者在小说中展现出的许多问题也都停留在了展现阶段而没有回答，他选择将“出花园”的意义进行消解，“出花园”所蕴含的寓意最终所剩无几，只剩下了生存——这是主人公们被赋予的最后一条退路。活下去，这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事。

“接着讲”艺术学的一次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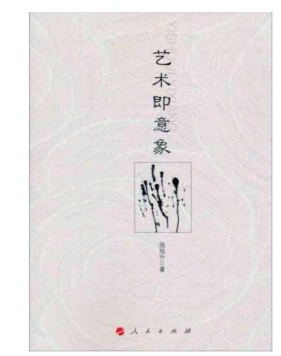
析理 韩润磊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也是理解艺术及艺术创造的众妙之门，同时亦是西方自康德以来的主体哲学、心理美学及符号艺术学的重要概念；它既关乎艺术本体，又关乎艺术主体，而且与艺术创作、鉴赏、传播、交流密不可分；“意象”是人们理解与体验艺术的关键，甚至成为沟通艺术创造、艺术传播与艺术接受的奥秘所在。其本质特征在于对人类精神的某种共相的揭示，建立起以人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意象的世界。

关于“意象”，多年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施旭升的著作《艺术即意象》就是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和挖掘的一部力作。在他看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意象”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审美文化）的具体表征，代表着一个文化意义的符号系统，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化根性，当代大众文化也明显体现出意象的衍生与流变。

该书从多维视角审视和体悟中西艺术中意象范畴的丰富内涵，确立艺术即意象的体悟观，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艺术意象的生成、构造的特质及其传播、流变的规律，进而就中西艺术的发展及其互相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象消费展开具体深入的讨论，使得本书成为一本从意象本体的角度来探究和理解中西艺术及审美文化的基础性著作，有“情满于山，意溢于海”之感，书中论述的直觉的超越、流动的深化和本体的哲思，让人有如庄子所说的“朝彻”之感——诸多困惑在刹那间被照亮。

对于意象概念的认知，在学理的思考上，是突破、是扬弃、是创造、是发展。如同叶朗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是在美学、艺术学领域中冯友兰先生‘接着讲’提法中的一个认真的尝试：试图以意象的范畴为核心，贯通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融通诗歌、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戏剧、影视等各个领域，建构一个现代



艺术学的体系。”“照着讲”是照着经典名家既有论述讲，“接着讲”则要有所发展、创新。古今中外，“意象”论原本就有着一种绵延而丰厚的传统。全书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论述中，总体上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着眼于意象范畴的系统探讨，考察意象艺术的流变规律，追寻艺术意象的文化之根与审美之源；既有一定的理论思辨价值，又有其相应的现实针对性意义，既是一部关于艺术的审美现象学，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艺术的文化诗学。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elderlin)有两句诗：“谁沉溺到那无际的深，将热爱这最生动的生。”这句话让我们省悟到艺术境界的特质：二十年磨一剑，施旭升倾注心力，于喧嚣的世风当下，甘于寂寞，潜心问学，不逐时不售仍不汲汲于名利，其搜罗之广用力之勤，让后学钦羨；如同施旭升在后记里面所说，“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同时也有着个不算太短的书写过程。就本书的准备而言，算起来，差不多已历经了20多年的思考与沉淀。应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学术思考的心路历程，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结果。”施旭升用学人的担当和襟抱，葆有精神，用本真的诗情和理性的思考，以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为己任，力求将遮蔽的艺术本体进行解答，开启本质和处境的新的维度，对艺术底蕴的深探，折射出理性交互感性思考的光。